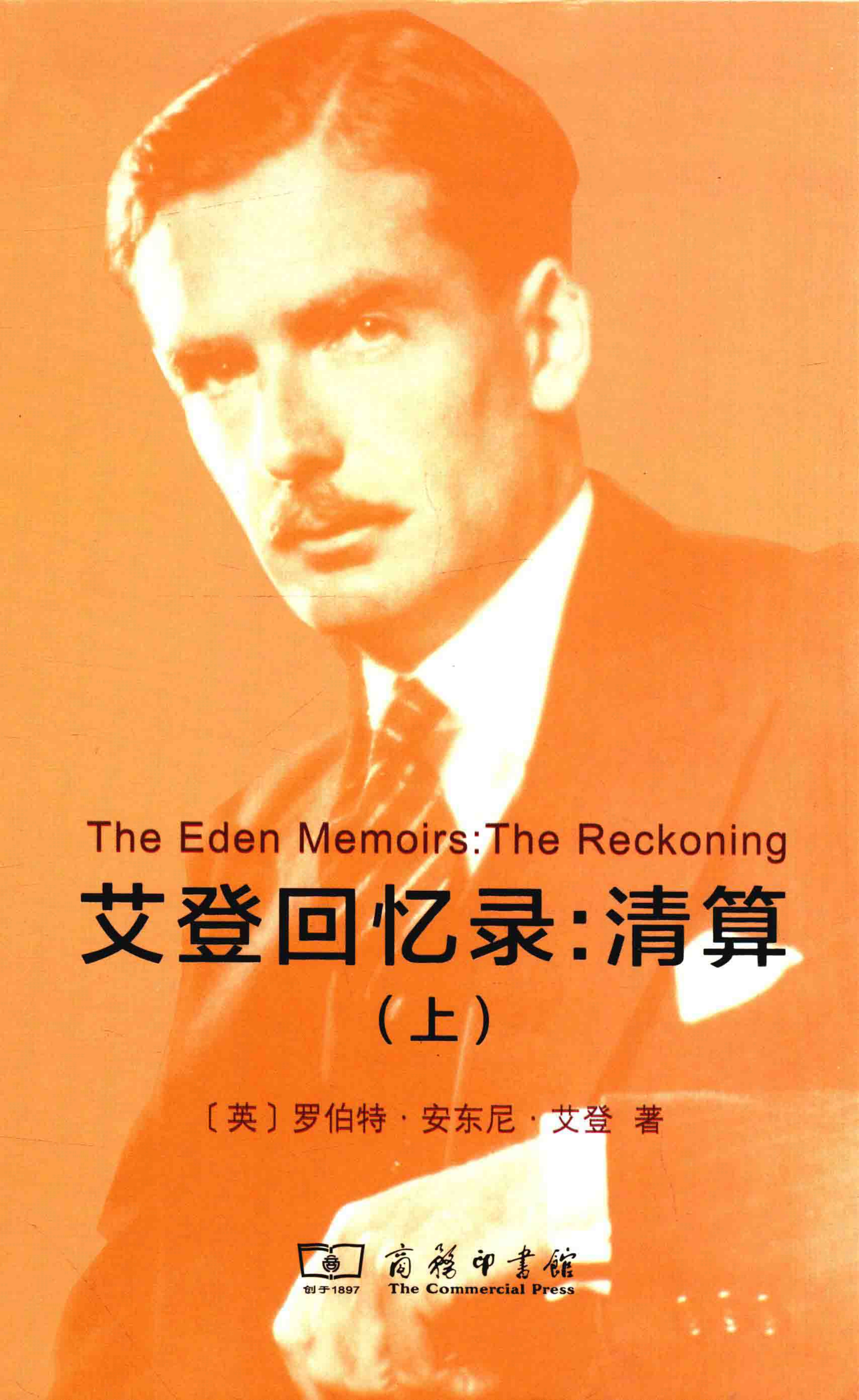




The Eden Memoirs: The Reckoning

艾登回忆录：清算

(上)

〔英〕罗伯特·安东尼·艾登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The Eden Memoirs: The Reckoning

艾登回忆录：清算

(上)

〔英〕罗伯特·安东尼·艾登 著

瞿同祖 赵曾玖 译

栗旺 校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艾登回忆录. 清算/(英)艾登著;瞿同祖,赵曾玖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7-100-10410-4

I. ①艾… II. ①艾…②瞿…③赵… III. ①艾登,
R. A. (1897~1977)—回忆录 IV. ①K835.6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7787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艾登回忆录

清算

(上、下册)

〔英〕罗伯特·安东尼·艾登 著

瞿同祖 赵曾玖 译

粟旺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0410-4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48 $\frac{3}{4}$ 插页 4

定价:138.00 元

前 言

本书是我从辞去张伯伦先生政府中的外交大臣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期间的回忆录。战争爆发时，我参加了政府，任自治领事务大臣。丘吉尔先生在1940年5月受命为首相，我改任陆军大臣，到当年年底为止。其后，我回到外交部，直至1945年夏，这是我三度外相生涯中最长的一任。在这时期内，我有两年多时间兼任下院领袖，有四年半是战时内阁阁员，而在丘吉尔先生整个任期内，我一直是国防委员会委员。最后这个职务，使我有好几年担负着指挥战争和处理战略问题的日常重任。

在战争时期，外交是战略的孪生兄弟。同盟国的种种需求自然是当务之急，但中立国的情绪，不论友好与否，其重要性并不稍逊。1939年至1945年间，这些问题一再占去我的时间，使我不得不经常出国奔走。其间，我曾三次去雅典和莫斯科，两次去华盛顿和魁北克，四次去开罗，一次去安卡拉，还参加了德黑兰、雅尔塔、旧金山和波茨坦会议。我还对法国和意大利作过短期访问。1941年初，我曾和约翰·迪尔将军爵士出使中东，就英国政府决定援助希腊的问题提出意见。这件事影响深远，在本书中有详细的叙述。

大战期间，我经常同罗斯福总统、戴高乐将军、斯大林元帅以及科德尔·赫尔先生、莫洛托夫先生打交道。这些交往，有些是十分愉快的，但其中显得最突出的人物还是温斯顿·丘吉尔爵士。我同他长期夜以继日地一起工作，通过我们经常的一致和偶然的分歧，我日益加深了对他的钦慕。

与其他两本回忆录一样，我在本书中也引用了我写的电报和公文，以及致首相和其他同僚的备忘录，目的是想把我当年所见所写所说的事情，公诸读者。本书内容大部分根据的是没有发表过的材料。为了避免重复，凡是那几年我发的函电公文在别的资料中引用过的，我就尽可能不再引用了。我也引用了我的日记和笔记，这些虽然只是零星文字，但对我有几次重要的旅行来说，却是有价值的亲手材料。我没有凭借我二十多年来了解的情况和积累的经验来删改我当日的议论，把它们装点得高明些。我甚至还偶尔有意让我对某些人物和事件的判断保留原状，尽管由于事后之明，我现在已经修改了我当日的判断；因为我认为，还是让读者看看我当时形成的和写下来的思想为好。书中凡有提到我日后意见的地方，都清清楚楚地说明了这是后来的意见。

我在引用笔记和日记时所作的为数极少的删削，是为了避免给一些今天还健在的人士徒增烦恼。后世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把它们重新抖搂出来，那样做倒可以使书中叙述的那些事情显得更突出、更深刻。

本书写的是在那一段落到我们头上而为民主国家的姑息政策所助长的历史清算过程中我本人的经历。希特勒的行动决定了大战，墨索里尼企图从中捞一把。而大不列颠当年不得不进行的那番努力，则加速了一个随着岁月的推移必然会发生的进程，即世界霸权从西欧转入美国和苏联之手，至少一个阶段如此。

阿冯^①

于威尔特郡皮尤西法菲尔德庄园，1964年8月

^① 即艾登。——译者

志 谢

我再次感谢戴维·迪尔克斯先生在本书第一卷的准备工作中给我的帮助。安妮·奥德小姐以她的经验为第二、第三两卷的写作给了我帮助，而安东尼·格兰特先生在全书写作过程中自始至终协助了我。我感谢布拉马尔中校，他对好几章内容提了既全面又具体的意见。我也要谢谢我的秘书波科克小姐为书稿打字。

韦维尔伯爵夫人允许发表陆军元帅韦维尔伯爵为我们二人计划写的希腊战役一书所作的序言，我深致谢意。我也感谢其他朋友们同意我引用他们信中的话。

本书刊用的官方文件都属王家版权，这些文件的版权法定属于女王陛下文书局局长所有，承允转载，谨致谢忱。

本书内容

第一卷 悬崖

第二卷 坚持

第三卷 同盟

附录、参考书目、资料来源及索引

目 录

第一卷 悬崖

第一章 独裁者磨刀霍霍

1938 年 2 月—5 月 (3)

第二章 慕尼黑风云

1938 年 6 月—10 月 (21)

第三章 艾登集团

1938 年 10 月—1939 年 3 月 (36)

第四章 战争

1939 年 4 月—9 月 (59)

第二卷 坚持

第一章 波兰孤军作战

1939 年 9 月—11 月 (75)

第二章 丘吉尔接任首相

1939 年 12 月—1940 年 5 月 (90)

第三章 法兰西战役

1940 年 5 月—6 月 (110)

第四章 人和武器

1940 年 6 月—10 月	(132)
第五章 韦维尔指挥区	
1940 年 10 月—11 月	(157)
第六章 沙漠大捷	
1940 年 11 月—12 月	(183)
第七章 对希腊的决策	
1941 年 1 月—2 月	(196)
第八章 拜占庭形势	
1941 年 2 月—3 月	(219)
第九章 政变	
1941 年 3 月—4 月	(232)
第十章 得与失	
1941 年 4 月—5 月	(256)

第三卷 同盟

第一章 俄国遭到进攻	
1941 年 4 月—12 月	(279)
第二章 熊	
1941 年 12 月	(302)
第三章 王道	
1941 年 2 月—12 月	(323)
第四章 低潮	
1942 年 1 月—8 月	(334)
第五章 “火炬”	
1942 年 7 月—11 月	(354)
第六章 达尔朗和戴高乐	
1942 年 11 月—1943 年 1 月	(373)
第七章 罗斯福登场	

1943 年 1 月—3 月	(386)
第八章 我们最古老的盟国	
1943 年 4 月—6 月	(404)
第九章 自由法国	
1943 年 7 月—9 月	(418)
第十章 在俄国的两周间	
1943 年 10 月—11 月	(430)
第十一章 替波兰担心	
1943 年 11 月—1944 年 1 月	(445)
第十二章 D 日之前	
1944 年 1 月—6 月	(462)
第十三章 远东战略	
1944 年 6 月—9 月	(485)
第十四章 同波兰人一道在莫斯科	
1944 年 10 月—12 月	(508)
第十五章 谈判高手斯大林	
1945 年 1 月—4 月	(533)
第十六章 旧金山会议	
1945 年 4 月—6 月	(560)
第十七章 胜利和失败	
1945 年 7 月—8 月	(577)

附 录

附录 (1)

艾登先生 1939 年 5 月 19 日

在下院外交辩论中的讲话摘要	(595)
---------------------	-------

附录 (2)

艾登先生 1940 年 9 月 3 日

致首相的备忘录	(598)
附录 (3)	
艾登先生 1940 年 9 月 24 日	
致首相的备忘录	(601)
附录 (4)	
陆军元帅韦维尔伯爵为计划写作的 1941 年	
希腊战役纪事所草拟的序言稿	(605)
附录 (5)	
艾登先生 1943 年 4 月 13 日致	
霍普金斯先生的电报	(607)
附录 (6)	
艾登先生 1944 年 6 月 5 日草拟的备忘录	(610)
参考书目和资料来源	(613)
索引	(617)

地 图

欧洲中部	(24)
欧洲西北部	(112 之后)
北非和中非	(134 之后)
中东	(160 之后)
希腊和巴尔干	(224 之后)
俄国的欧洲部分	(281)
远东	(322)

第一卷

悬崖

第一章 独裁者磨刀霍霍

1938年2月—5月

我辞职了——希特勒先生的野心——奥地利的斗争——冯·里宾特洛甫先生辞 3
行——德奥合并——英国置身事外——我关于英意协定的信件——达拉第先生
访英——我回到下院——一次意外的会见

那是1938年的2月20日，这天晚上，我以四十之年，成了卸任的外交大臣。第二天一觉醒来，我意识到：不担任大臣的工作，六年多以来，这可是第一天啊。罢官的心情支配着我，我由于不得不离开外交部而感到委屈。这些年来，我对于那里的工作，始终是乐之不疲、嗜之如命的。现在，我很难再见到我那些多年共事、朝夕相处的朋友了。不仅如此，我还抱着一种自负的想法（我希望这点能够得到谅解）：倘若让我放手做去，我是可以把事情办好的。

尽管如此，我的主要情绪还是由于脱离了政府而感到宽慰。我之所以辞职，是因为我不能同意内维尔·张伯伦先生和他的同事们想要推行的那种对外政策。他们的意见，尤其是他们之中为首的一些人的意见，日益与

我自己的不合，而这些人却是我必须与之打交道的同事。当时，我们对外政策的每一个细节，都得在内阁里经过一番口舌才能定下来。这实在是一个难以为继的局面。

此刻，我必须考虑我应该采取怎样的政治方针了。在今后几星期里，坐在下院后排席位上继续提出我的论点，是不可能有什么决定性效果的了。内阁中尽管有人抱怀疑态度，但内阁既然已经作出决定，那就只有等待事态发展来说明一切了。一旦我们想同墨索里尼先生、希特勒先生谈判的打算产生不出什么有意义的结果，那时候，就是指出教训所在、想办法来影响英国对外政策的时机了。

4 我的行动，在自由党、工党和我自己的党里，都得到支持。有些人鼓励我组织一个新党来反对张伯伦先生的对外政策。随后几个月里，我曾一再考虑这个主意，但是由于这在政治上是不切实际的，因而没有采纳。在保守党内部，我和其他跟我意见相同的人是少数，在近四百位议员中只占大约三十人。如果往后的事实证明我们是正确的，我们的人数可望增加。但是，决裂越彻底，那些新改变政见的人越是不愿意来参加我们一边。

工党虽然反对张伯伦，并且也经常发表反对独裁者的议论，但是，对于如何对待随之而来的种种后果，还缺乏准备，尤其是在重整军备问题上。直到大战爆发，工党是一直反对重整军备的。许多自由党人，也在这个矛盾的问题上纠缠不清。像这样一些成分如此不同的人，是不可能组成一个党的。另一方面，关于加强全国团结的号召，关于相应扩军以对付日益增长的危险的号召，如果发自一些对此坚信不移的人，无论他们属于哪个党，倒是更能引起注意。这样，他们的人数，他们的权威，就可能影响事态的发展。

和我一同辞职的外交部次官克兰伯恩勋爵以及同他和我有接触的少数几位保守党人，也持有这样的见解。这时，我决定出国一行，前往法国南部弗拉角我妹妹的别墅。

* * *

我辞职的那天，希特勒在众议院发表了讲话。他直言不讳地说，德国不久就要要求更多的领土。他提到德国边境上的两个国家，说在这两个国家里有一千万以上的日耳曼人。谁人不知，他所指的就是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对奥地利总理库特·冯·许施尼格博士致力于改善同德国的关系大肆赞扬，却只字不提奥地利的独立。

我在外交大臣任内始终坚持，同德国的任何“协议”必须是全面范围的，必须包括裁减军备在内。这是与我在哈利法克斯勋爵从贝希特斯加登归来之时所制定的原则是一致的：“苟无所取，亦无所予。”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辞职那天告诉我的同僚说，在2月12日德国元首威吓许施尼格之后，我们对殖民地问题应该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我这个态度当然会受到批评。例如，它引起了《泰晤士报》副总编辑罗伯特·巴林顿-沃德先生在我辞职那晚在私人笔记里这样写到我：“此人对于同独裁国家作任何直接会谈，竟一概毫无兴趣。”⁵

大战以后公布的英国和德国的对外政策文件表明，英王陛下政府在从我辞职到纳粹开进布拉格这关键的一年中，停止实行了我的上述原则，却急于同希特勒零敲碎打地进行谈判。一个错误的政策，其自食恶果如此之迅速，还是少见的。

当希特勒和许施尼格会见的全部含义已经弄清楚之后，早先发给我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亨德森爵士的指示，即要他试探同纳粹政府搞一个总协议的指示，按理就应当撤销了。但是，德国方面关于德国总理和大使会见的记录^①表明，希特勒对殖民地并没有什么兴趣。这是我意料中事。我相信，他目前的野心在于欧洲。倘若他能不费什么力气就得到一些殖民地，

^① 《德国对外政策文件，1918—1945》（*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D集，第一卷，第138号。

正文中所有参考资料及来源详见第573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下同。——译者）

毫无疑问，他是要的，但正如我在 1936 年告诉范齐兰先生的那样，希特勒想要殖民地，主要是为了威望。无论如何，目前他还有别的东西要猎取呢。

* * *

我辞职几天之后，《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欢迎哈利法克斯勋爵到外交部，其中提到这样一个事实，说他是爱德华·格雷爵士的亲戚，因此会把政治家的品质带到外交部，这些品质比那些“机敏的外交官”的品质重要得多，云云。我看这是很费解的。因为哈利法克斯勋爵的父亲、我的母亲、以及爱德华·格雷爵士，他们都是格雷三兄弟的孙辈；三兄弟中年长的一位就是通过选举法修正法案^①那时期的首相。

这时，《约克郡邮报》从许多保守党的报纸中站了出来，支持克兰伯恩勋爵、我的议会私人秘书托马斯先生和我本人所采取的立场。该报编辑阿瑟·曼在 2 月 28 日写信给我说：

6 在我们获得相反的论据之前，我将继续认为你是正确的。张伯伦同独裁者打交道的路线，在我看来，是极端危险的。除非它真能成功，否则，对我国的影响实在是太糟糕了。

关于内维尔·张伯伦和我所主张的政策谁是谁非的问题，我在 3 月 1 日，抱着不免过于悲观的情绪，写了一封回信给他：

要用经验来令人信服地证实这些事情，是很困难的。让我举一例说明我的意思：墨索里尼目前处境困难极了，因此我很难设想，我们的政府真的就不能找到一种至少表面上还比较满意的调整办法。我们的立场自然是认为，如果采用我们的方法，那就会同政府一向采用的方法获得一样好的效果，也可能获得

① 指 1832 年英国选举法修正法案。——译者